

「胡鬧」的意義

• 王一方

大凡操行越位，言辭不羈或思想跑馬，都難保不被旁人責之為「胡鬧」。其實國人頗喜歡熱鬧，只是一沾上「胡」便不能寬容。但洋人要胡鬧，也只能由他們去。

《一個細胞生命的禮讚》(*The Lives of a Cell*)的寫作便緣於一次「胡鬧」^①。1970年，美國一群醫學家雲集布魯克洛奇，炎症的研究進展召開了一次學術會議。依慣例，這種場合的發言多是艱深的實驗報告(俗稱「吊試管」)外加「剝洋葱皮」式的因果分析。但被請來作大會基調發言的劉易斯·托馬斯(Lewis Thomas)卻感到有幾分沉悶，於是有意跑野馬，大談：「炎症是一種自我的不自在」、「它很像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一次意外事故，救火車、救護車、警車、拖車、卡車等撞在一起」、「人們對細菌的恐懼都是具有社會規模的妄想狂的幻覺」云云。他這通「天馬行空」式的調侃使會場氣氛活躍起來了。主辦者很是感激，還特意將發言紀錄送給權威的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》(*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*)，恰好

雜誌編輯英格爾芬格是托馬斯高班的同學，十分欣賞他的文意風格，也頗為理解他胡鬧的意義，不僅刊發了這篇文章，還約請他每月為雜誌寫一則同樣風格的隨筆(在國人眼中，專業學術期刊騰出版面登隨筆也是「胡鬧」)。在其後的四年裏，托馬斯陸續寫了28篇，從生物共生現象扯到對地球上微生物的警惕，從生物的細胞器到海洋生物學實驗站，從醫療技術、我們的健康談到計算機、科學規劃，還有語彙比較，巴哈音樂的隨想。長則二、三千字，短則七、八百字，相當的「自由散漫」，但卻表達了他對自然、生物、人類的禪思以及對人文、社會的徹悟。每篇文字猶如一桌多樣的小吃，卻不見米飯、掛麪、回鍋肉等正餐節目，令食客弄不清應算一頓正式的飯局，還是一次隨意的消夜。由此想到，中譯本在原書名上冠以「禮讚」，語詞上當然更加豪邁鏗鏘，但總有些違拗托馬斯意欲與家法學統胡鬧一陣的本旨。細細品味托馬斯的文字，字裏行間流淌得更多的是一種反叛情緒與批評眼光。

此次會議上的「胡鬧」表演，給托馬斯的著述與文風帶來了一次轉折，在這之前，他發表過兩百多篇醫學（主要是病理學）、生物學論文，全部是標準的專家語彙、學術腔調與嚴謹、舊套的行文模式。而這之後卻發表了大量非專業的隨筆。為了避免回到「井然有序」中去，他常常有意識地「不先寫提綱，不先做計劃」、「盡快地寫」。應該說，最使他感到鼓舞的還不是雜誌的專欄編輯，而是讀者，他們不僅來信與托馬斯討論甚至爭論，還敦促他結集。1974年，托馬斯將最初發表的29則隨筆交維京出版公司(Viking Press)出版，並增署副題「一個生物學觀察者的手記」。該書出版後，贏得公眾尤其是知識界的極大喝采，並因此獲得當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。此時，托馬斯的聲名已不局限於生物醫學界，而躍入思想、文化界名人之列。隨後，托馬斯欲罷不能，1978年出版了第二本隨筆《水母與蝸牛》(The Medusa and the Snail)②，1983年又結集一本自傳體札記《最年輕的科學》(The Youngest Science)③，副題為「一個醫學觀察者的手記」。

托馬斯總是自稱「觀察者」，但他的觀察卻是超然於顯微鏡的目鏡之外的。托馬斯曾以自己患病接受診療的經歷，談起自身的疑惑與迷失。他「被今天推到這裏，明天推到那裏」、「我覺得我不太像是個有毛病的活人，而更像是一個需要越快解決越好的科學問題」、「被當成了一件需要仔細檢查，小心修理的物品」。誠然，新技術的大量應用也改變了傳統的醫患交流，「親情感」、「人情味」被一堆堆冰冷的機器「第三者」無情的分隔與消蝕。其實，在托馬斯看來，「一些疾病會不治而癒，它有自己的自然過

程」，但某些人卻為了追求高額支付或發泄表現慾，而去施行名目繁多的診療節目……。現代醫學與生物學自身已染上嚴重的「唯科學主義」與「技術崇拜」、「人文萎縮」等頑症，使得它在愈加精緻完善的同時，也走向僵硬、蒼白，逐漸失卻活力和滋潤。應該說，在醫學與生物學演進的過程中，微觀與宏觀、還原與綜合、理性與悟性、技術關注與倫理親情、科學建構與人文傳統之間必須保持某種張力，尋求一種自治。但是，理想的平衡不會從天而降，它總需要有批評者和挑戰者：科學精神的真諦在於永不歇止的懷疑與批判。托馬斯的「胡鬧」文學正是科學精神的絕好註腳。

就稟性而言，托馬斯思想與文辭上的逸放，是源於某種詩性的騷動。他早年就十分喜歡歌德的詩，也時常寫些「歪詩」，其中有不少已經發表。原來醫生本色卻是詩人，所以前年歲末他逝世時還扛着一頂「桂冠詩人醫學家」的蓋棺定評(《時代周刊》的報導為“Poet Laureate of Medicine dies”)。大概在托馬斯和他的朋友的心目中，詩美的境界也是醫學的最高境界。這倒有些類同於我國古代文人注重才、情、趣的雅士遺風。可惜，我們當代的醫學家、生物學家則只會講才能，而不識才情、趣味了。

註釋

- ① 《一個細胞生命的禮讚》(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，1993)。
- ② 《水母與蝸牛》(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，1995)。
- ③ 《最年輕的科學》(三聯書店，1987)。

王一方 1958年生，醫學碩士，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副編審。